

# 晉南望族 菲華領袖 ——從陳增斜到陳本顯的家族故事

晉江像一片長長的芭蕉葉，緊挨著鯉城向南伸展，直至大海。圍頭半島就位於晉江的南部尖端，金井鎮南埕村則在圍頭半島的西部。村莊西臨台灣海峽，其他三面都是丘陵，也正是因其地理位置，早時南埕村人都靠海而生，生活較為貧困。南埕村雖村民不多，卻是閩南著名僑鄉，全村有百分之九十是僑眷。正所謂「小鄉里出大人物」，南埕村裡也出過不少名人，陳本顯的家族更是其中家喻戶曉的一家。

走在南埕村的村道上，可以發現兩旁矗立著許多石碑，碑上鐫刻著「光耀南埕」「恩公胸懷凌雲志，念育英才播九州」「春風吹拂山川秀，光明普照南埕村」……這些碑誌上記載的都是從陳增斜到陳本顯家族為家鄉所作的貢獻，也表達了鄉里人對他們家族的感激之情。在眾多石碑中，有一塊石碑特別引人注目，它矗立在一條不起眼的小路旁，碑面上是帶有盤龍浮雕的「井尾大路」四個大字，是古時官方設立的路碑，也是當時金井鎮唯一的一條官道，這也是陳本顯曾祖父陳增斜捐資建設的。這條僅有一丈多寬的小路貫穿了整個南埕村，直通福建大路。現今這個被歲月塵封的路碑周圍，已經建起了不少高樓大廈。古老的鄉間小路，連接了南埕村的過去與現在，也帶我們走進了從陳增斜到陳本顯家族的世界。

## 急公好義 樂善好施

南埕村的「陳氏宗祠」，龍脊燕尾的仿古建築，飄散的淡淡檀香，到處瀰漫著濃郁的古代文化氣息。宗祠四壁上懸掛著各種各樣的牌匾，有「四品」「太安人」「碩士」等，據說這些都與陳本顯太祖父陳煥文有關。宗祠中還掛有四幅大字，上面分別寫著「忠」「孝」「廉」「節」，這是陳煥文立下的陳氏家訓。

清朝時期，陳煥文官居「四品」，但他一生為官清廉，愛民如子，也正因如此，在陳煥文逝世後，陳家家境一貧如洗。窮則思變，在兄弟中排行老四的陳本顯曾祖父陳增斜決定出海謀生。

1876年，陳增斜漂洋過海，來到菲律賓成為一名「呂宋客」，也成為陳家旅菲的第一代。他以打工起家，而後在菲律賓怡朗開了一家雜貨店，雖是小本生意，但他勤儉節約，漸漸有了積蓄。每隔三五年，陳增斜就會回鄉帶領族人與鄉人遠渡南洋謀生。就這樣，陳增斜奔走於中菲兩地，又因其樂善好施，在家鄉威



陳本顯在「陳清楠、郭玉雪紀念大樓」前合影。

望極高，被鄉親們親切稱為「呂宋大善人」。

清宣統年間，金井發生了一場宗族間的「械鬥」。陳增斜剛好從海外回鄉，便立即趕往現場，只見雙方已經劍拔弩張，他毅然擡起一把雨傘，大步立於對立雙方的中間。陳增斜將生死置之度外，一心為了和平的凜然正氣，和長期蓄積下來的德高望重，終是壓制住了雙方的怒火，在他的調解下終於避免了一場流血事件的發生。然而連續十多年的械鬥，就這樣停停打打，凡是陳增斜回鄉就會停止，待他外出後又再發生，最終還是爆發了一次大規

模的械鬥事件。械鬥驚動了泉州府，知府只好出面制止。但在談及雙方撫恤金與醫療費時，泉州府雖有意出錢調停，但當時政府已國庫空虛，難以撥出銀兩。為了徹底平息多年械鬥，陳增斜挺身而出，慨然道：「所需要的銀子，我來出！」然而所需的三千多兩白銀在當時可謂是巨款。為了出這筆錢，陳增斜叫停了自己在家鄉建設中的大厝工程：原本計劃的三落大厝已建成兩落，他把建設第三落的款項三千餘兩白銀交予泉州府使用。泉州府為了表彰陳增斜愛民愛鄉、見義勇為的精神，特別贈予他「急公好義」的功德牌匾，如今這個牌匾還掛在陳氏宗祠中。走進南埕村陳家故居，仍可以看到碩大的院落內並排著兩大落古厝，院落的左側空著一塊地，蔥鬱成蔭的樹木與閒置在樹下的兩三石板，似乎無言地訴說著那一段感人的過往。

因為陳增斜的樂善好施，週遭村民每逢有困難，便會來陳家借錢。長年累月，陳家的賬簿已成了厚厚一沓，記滿了鄉鄰的欠賬。臨終前，陳增斜叫來了借錢的鄉鄰親，讓孫子陳清楠對著賬簿逐條詢問。核實欠款情況後，陳增斜便問借款人：「你有錢還否？」當借款人表示實在困難無力還清時，陳增斜便擺了擺手，示意陳清楠將欠賬記錄劃掉。鄉里的欠賬在唰唰筆劃聲中一筆筆消除，最後，整本賬戶上的借款人姓名、日期與金額都被悉數刪除。陳增斜便讓陳清楠當眾將賬簿付之一炬，這一把火燒掉的雖只是一本賬簿，但燃燒的火焰炙熱了鄉鄰的感恩之心。因此，南埕村中特意設有「陳增斜紀念室」，室內高高懸掛著陳增斜、陳欽蓮、陳清楠三代人及其夫人們的遺像，也成為了海內外陳家人紀念先祖、緬懷先輩的又一場所。

## 赤子之心 回報桑梓

陳本顯的父親陳清楠1924年畢業於毓英學校初中部，之後便隨父親陳欽蓮移居菲律賓。初時在雜貨店打工，第二年便開始做起布料生意。他勤奮肯幹，白天做生意，晚上兼職做記賬員，日積月累下終於成家立業。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，陳清楠就不斷地為家鄉做好事，陸續地修路、造橋、建發電站和發電廠等。在金井鎮，南埕村是第一個用上電的村莊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「南埕村的農民有了第一顆免費的電燈照明」新聞曾一時轟動整個閩南地區。

陳清楠在菲工作之餘仍不忘學習中華傳統文化，他努力鑽研，學貫中西，特別練就了一手好書法，在當時菲華社會名聞遐邇。他還狠抓孩子們的學習，二戰期間難以就學，陳清楠就手抄課本，在家教授孩子們功課。

除了關注家鄉的基礎設施建設，最讓陳清楠牽掛的仍是家鄉的教育事業。沿著小路走出南埕村，不遠處就是毓英中心小學。1986年，晉江第三中學根據海內外校友的要求，恢復原來的校名——晉江毓英學校，並把中學部和小學部分開。但是當時小學部並沒有教學大樓，在當時毓英校友會理事長吳尊仁先生的號召下，陳清楠與陳本顯父子倆以陳清楠的名義，全資捐獻了兩棟三層教學大樓。之後，陳清楠還捐資建造了毓英中心小學的校門和圍牆，為學校鋪路，為教室增設課桌椅，還聯合校友捐獻了一座室內籃球場體育館，以此提升校園整體環境。毓英中心小學也因此成為福建省農村小學中的「示範小學」。

與毓英中心小學一路之隔的毓英中學，曾經也有一棟「清楠樓」。顧名思義，「清楠樓」也是陳清楠早年捐獻，它為毓英中學早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，承載著無數毓英學子的美好回憶。風吹日曠下，毓英中學裡的「清楠樓」近年來被認定為危房，只能無奈拆除，曾經的毓英師生只能通過照片去感受它當年的巍峨。

在毓英中、小學之間，有一條通往深灘

的大路，這是陳清楠為方便家鄉學子上學特意捐建的。為了補償因建路受損的農民，陳清楠另外在臨金井街路畔建置了六間店舖，以此作為農民損失的補償。時至今日，在這條通往深灘的路口處仍矗立著「路碑」志記。

除了對金井鎮區兩座學校的貢獻外，1987年陳清楠還在家鄉南埕村建設了「陳清楠幼兒園」，據說在當時的金井鎮乃至整個晉江市，此所幼兒園赫赫有名。但光陰荏苒，後來的幼兒園也面臨了招生不足的困境，如今只留下舊址讓人懷念它的快樂時光。

## 傳承家風 致力教育

陳本顯1934年出生於南埕村。1937年，年僅兩歲的他就被日寇燃起的侵華戰火逼走菲島，此時相隔陳本顯曾祖父陳增斜首渡菲島的1876年，已經過去了整整六十一年。在這六十一年中，陳本顯的祖、父輩歷經蕉風櫟雨，已在菲島站穩腳跟。原以為可以在菲律賓安然求學，不料在上小學的第一天，年幼的陳本顯就被老師告知，因日軍佔領馬尼拉，學校被迫停課關閉。但這一切並非能阻擋陳本顯那強烈的求知慾，他越加奮發圖強。1962年，陳本顯獲得美國耶魯大學獎學金，赴美深造化工專業，兩年後獲碩士學位。由於成績優異，他畢業後便被美國雷貝公司研究中心聘用為研究員。工作期間，父親陳清楠多次寫信希望他返回菲律賓。經過再三思考，陳本顯最終辭去待遇豐厚的工作，拒絕老闆的再三挽留，攜帶妻子返回菲律賓，白天在當地一家著名的國際化工公司任職，晚上在校馬波亞技工學院擔任講師，教授化學工程學。執教一年間，陳本顯把所得薪資全數捐給母校作為獎學金，以資助鼓勵那些投身於化工事業的有志青年。

1973年，陳本顯離開三尺講台，創立了北方化工公司，專門從事化工原料貿易。僅用一年，該公司便躋身全菲千家大公司之列，現在已經發展成為菲律賓最大的化工原材料進出口商之一。

事業有成的陳本顯深知教育強則民族興的道理，在菲律賓華文教育處於危難之際，陳本顯將自己那份濃濃的鄉愁化為振興華文教育的蓬勃激情。1991年，陳本顯積極聯絡菲華社會教育界的熱心人士，組建「菲律賓華文教育研究中心」（現名為「菲律賓華教中心」），他捐巨資作為「華教中心」起步的活動經費，發展當地漢語教學，研究菲律賓華人文化，使中華文化之火在菲島延綿不息。

雖「少小離家老大回」，但鄉音不改，鄉情依舊，陳本顯傳承家族之風，始終不忘回饋家鄉，扶貧助教，造福鄉梓。2000年，他繼承父親遺志，以紀念父親陳清楠的名義，在毓英中心小學捐建了一棟「陳清楠、郭玉雪紀念大樓」，還對父親當年捐建的教學樓進行重新裝修。數十次從菲律賓返鄉，陳本顯對紀念大樓的選址、勘測、質檢等都事必躬親，這座紀念大樓也於2001年竣工。

陳本顯還與其他十位華僑為華僑大學（泉州校區）捐建了一座現代化的綜合性多功能教學大樓「菲華樓」……

無論是毓英校園裡的「清楠樓」，還是「陳清楠、郭玉雪紀念大樓」，無不凝聚著陳本顯家族興學育才的滿腔熱忱。陳本顯常常給他的子孫講述上一輩人的艱苦經歷，尤其會回憶父親陳清楠熱心奉獻公益事業、積極捐助家鄉的事跡，「只有讀好書，才有前途；只有學好華語，才是真正炎黃子孫。」

沿著井尾大道，走過「陳氏宗祠」，再到毓英中學、毓英中心小學，彷彿遊走在歷史的長河中，感受著從陳增斜到陳本顯家族幾代人熱心家鄉公益事業，將「忠孝廉節」家訓代代傳的陳氏家風。雖時代不同，但他們懷抱的愛國愛鄉情懷卻是一致的，他們用行動展現出了海外遊子的赤誠之心，也在持續影響著新時代的青年們。



可證的形式，吸引控制了一大批鴉片中間商向中國販賣鴉片。他們在鴉片收穫的時候到印度拍賣場買鴉片，然後再販運到中國近海，再由舢舨等小船運到陸地進行販售。鴉片販子們通過賄賂海關官員、水師官員的形式，讓他們對鴉片走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

據不完全統計，1800-1804年間，鴉片輸華量平均每年達到了3500箱；到了1820年，到了每年7800餘箱；1825-1829年間達到12576箱；1830-1834年間達到20331箱；到了1838年這一年竟然達到了35200箱。如此恐怖和邪惡的毒品貿易，給英國資產階級帶來了巨大的利益。據不完全統計，鴉片戰爭前的40年間，外國侵略者偷運至中國的鴉片不下42.7萬箱，總價值約3億元以上。

大量的鴉片的進入，使得吸食人數不斷增加，乾隆年間，內陸已經出現了專賣鴉片的煙館，吸食的人數隨之上升。到了嘉慶、道光年間已經在全國氾濫。據估計1836年時，全中國的吸煙者已有1250萬人。

海關緝私人員更是和鴉片販子串通一氣中飽私囊，朝廷所發佈的多道禁令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，隨著白銀外流現象越來越嚴重、軍隊也因吸食鴉片而毫無戰鬥力，已開始擾亂清王朝的國庫和貨幣的流通，使清朝的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。

1838年底，道光帝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，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虎門銷煙。

英國人自然不可能輕易善罷甘休，印度人也是心有不甘。

## 《達圖爾傳》 第一部《菲國往事》

進出口貨物的失衡造成了嚴重的貿易逆差，英國在1793年派使團訪問中國，提出了六點要求，分別是：

- 1、允許英商到寧波、舟山和天津貿易；
- 2、准許英商像以前的俄商一樣，在北京設立商館；
- 3、將舟山附近一處海島讓給英國商人居住和收存貨物；
- 4、在廣州附近劃出一塊地方，任英人自由來往，不加禁止；
- 5、英國商貨自澳門運往廣州者，享受免稅或減稅；
- 6、確定船隻關稅條例，照例上稅，不額外加征。

但是英國人的傲慢無禮，加上所提的條件嚴重侵犯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性，乾隆爺將英國的六項要求全部斥為「非分干求」，斷然關閉了談判的大門。

談判不成，英國的商品在中國又實在沒有競爭力，最終英國人打起了鴉片的主意。一是當時鴉片在中國士族階層盛行；二是鴉片份量輕體積小，容易藏匿運輸；三是在所謂的「壯陽」效果下鴉片所暗藏的成癮性。

英國人向中國販運鴉片始於1727年，直到1767年，每年運進中國的鴉片也只有200箱左右。當時的鴉片主要以「藥材」的形式進口，價格昂貴，吸食者主要為貴族以及高級官員。

英國人真正開始大規模向中國輸出鴉片是在18世紀下半葉。1757年，英國佔領了孟加拉這個印度鴉片主產地，到1767年，輸入到中國的鴉片已經達到了1000箱。

1773年，英國正式確定了鴉片政策，給東印度公司鴉片專賣特權，大量鴉片開始進入中國。據統計當時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價值2200萬元，其中鴉片就有1300多萬元，中國輸出的白銀達到630多萬元，英國人終於嘗到了甜頭。

1799年，東印度公司又獲得了鴉片生產特權，正式壟斷了對中國的鴉片貿易。

1796年，嘉慶帝下令禁止從海外進口鴉片，廢止鴉片輸入關稅。1800年，嘉慶帝諭令嚴查鴉片走私，並禁止國內栽種罂粟。1813年，嘉慶帝還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道懲辦鴉片吸食者的法令，並對盤踞在澳門的鴉片販子採取嚴厲措施。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了規避這個規定，不再直接向中國輸出鴉片，而是採取發放特許經營許